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23年2月27日至3月31日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年度报告

概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4/133 号决议提交。在本报告中，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纳贾特·马拉·姆吉德对她为履行任务而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三级采取的行动进行回顾。她概述自上次报告^a以来所取得的成果，简要通报最新工作情况，并强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投资于对儿童和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跨部门预防和保护服务。本报告侧重讨论在数字环境中保护儿童问题，简要述及儿童在网上遭受的各种形式的暴力，着重谈及这些暴力在这种环境中同时出现的问题，以及线上和线下暴力的不可分割性。本报告还提出一些主要建议，这些建议旨在确保为儿童创造一个包容、安全、起到保护作用 and 赋权的数字环境，不让任何儿童掉队。

^a [A/HRC/49/57](#).



一. 导言

1.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以大会第 62/141 号决议为指导，是预防和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儿童现象方面的独立全球倡导者。大会第 76/147 号决议重申支持特别代表的工作，确认在推动进一步执行联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研究报告¹ 的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特别代表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同时支持会员国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还对特别代表在就联合国关于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的全球研究² 采取后续行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表示赞赏，并鼓励她继续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2. 在本报告中，特别代表回顾她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三级为履行大会第 62/141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而采取的行动，并概述所取得的成果。她强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对暴力侵害儿童问题采取预防和有效应对措施。结束暴力侵害儿童现象刻不容缓，因为暴力继续上升，变得更加常态化。由于冠状病毒病 (COVID-19) 疫情造成的影响，大量儿童落在后面，与此同时，仍在发生的人道主义和气候危机使得儿童更加容易遭受暴力侵害。特别代表强调，现在距离兑现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的终止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儿童现象并解决其驱动因素的承诺剩下不到 7 年时间，因此现在是时候了，有必要为包容、具有复原力、健康、公正、安全的复苏作出投资，以惠及全世界所有儿童，不让任何人掉队。

3. 本报告侧重数字环境中的暴力侵害儿童现象，概述儿童在网上面临的各种形式的暴力，着重谈及这些暴力在这种环境中同时出现的问题，以及线上和线下暴力的不可分割性。特别代表强调需要全面应对数字环境中暴力侵害儿童带来的挑战，同时强调儿童作为通过确定和实施解决方案实现积极变革的推动者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代表请会员国提交关于儿童参与决策进程的举措以及处理儿童在数字环境中的权利和他们在网上面临的风险的措施的材料，以便为本报告提供信息。特别代表感谢各个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所有材料³ 和投入。

二. 加快行动，到 2030 年终止暴力侵害儿童现象

A.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投资于对儿童和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保护和暴力预防

4.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多重和重叠危机，儿童易受暴力侵害的程度仍在加重。这些挑战有：贫困加剧、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被迫流离失所、冲突、气候变化、环境退化、自然灾害、粮食不安全、暴力现象普遍、政局不稳定等。

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估计，约有 10 亿儿童处于多方面贫困状态，而估计有 3.56 亿儿童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另有 1 亿儿童因 COVID-19 疫情而陷入多方

¹ [A/61/299](#).

² [A/74/136](#).

³ 在特别代表 2022 年 11 月 2 日发出普通照会之后，以下会员国提供了资料：保加利亚、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爱尔兰、墨西哥、秘鲁、波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内加尔。

面贫困状态。⁴ 贫困会驱使各种形式的暴力现象的发生，包括因童工劳动、童婚、贩运和走私儿童、对儿童的性剥削以及招募儿童加入犯罪、武装团体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等而发生暴力。例如，儿童基金会估计，未来十年，将有超过 1,000 多万女童可能因疫情而过早结婚。⁵ 儿童基金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警告说，如果没有缓解战略，到 2022 年底，由于贫困加剧和脆弱性增加，童工人数可能会增加 890 万。⁶

6. 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估计，到 2022 年年中，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数目可能已经达到 1.03 亿，为有史以来最高。⁷ 如果 2021 年的趋势保持不变，那么其中大约 4,200 万可能是儿童。流离失所的儿童更有可能在旅程的每个阶段经历各种形式的暴力。此外，他们仍然无法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和服务；由于其移民身份或父母的移民身份，有可能依据将非正常移民定为犯罪的政策而被剥夺自由；并面临歧视，可能处于无国籍状态。

7. 暴力造成的影响极具破坏性，而且是直接的，终身难以摆脱。对儿童的暴力会损害他们的大脑发育、身心健康和学习能力。正如特别代表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年度报告所强调的那样，经济代价也高得惊人。⁸ 对此，需要转变范式。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特别代表和主要合作伙伴强调，将资金用于对儿童和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跨部门保护和暴力预防，会产生很高的收益，因此这方面的资金必须被视为一种投资。成本低、效益高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已经存在，应纳入政府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计划，同时辅之以充足的资源以及监测和问责机制。

8. 当今的挑战突出表明，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加强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和循环合作以及交流有希望的做法等，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代表在与会员国和其他伙伴的每一次交流中都强调了这一点。他感谢会员国和其他伙伴提供支持，便利各区域交流经验和同行之间相互学习。

B. 动员起来，搭建桥梁，加强与关键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支持会员国

9. 作为《2030 年议程》后续行动和审查机制的一部分，特别代表在筹备自愿国别评估方面继续与会员国密切接触。这些对国家和地方两级的进展情况进行的定期和包容性评估由国家主导和国家驱动，可为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定期审查奠定基础。

10. 2022 年，特别代表与 44 个将要提交自愿国别评估或正在进行自愿地方评估的会员国进行了接触。特别代表在这一进程中向这些会员国提供支持，提倡以全面、多部门和综合方式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因为这些目标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及其驱动因素有关。她动员全球、区域和国家三级的联合国系统加强对会员

⁴ 见 <https://www.unicef.org/social-policy/child-poverty>.

⁵ 见 <https://www.unicef.org/protection/child-marriage>.

⁶ 见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845351/lang--en/index.htm.

⁷ 见 <https://www.unhcr.org/statistics/unhcrstats/635a578f4/mid-year-trends-2022>.

⁸ [A/HRC/49/57](#).

国的技术支持，具体而言，她与驻地协调员、国家工作队和区域委员会接触，并且参加所有区域可持续发展论坛。

11. 特别代表定期会晤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便在他们编制新一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时，在共同国家分析和战略成果方面注重暴力问题，以此支持各国致力于终止暴力侵害儿童现象并与人权机制接触。得到振兴的驻地协调员制度和联合国方案进程可为将保护儿童及儿童权利纳入主流提供新的机会，从而确保在落实联合国合作框架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掉队。这与秘书长题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相一致，也与《最高愿望：人权行动呼吁》相一致。

12. 特别代表关于将处理暴力侵害儿童问题及其驱动因素的行动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的指导意见，对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提供的其他形式的支持起到补充作用。这些支持包括由联合国系统职员学院、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儿基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发展协调办公室开发的学习包。该学习包旨在提高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在所有联合国干预行动中全面应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六项指导原则中的前三项原则的能力。这三项原则是：基于人权的做法；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在这一年中，特别代表办公室与发展协调办公室、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合作和接触，为设法进一步纳入预防和保护儿童免遭暴力侵害的举措提供支持。有些努力在国家一级得到了人权主流化多捐助方信托基金的支持。在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接触的过程中，特别代表认识到在工作队中设置人权顾问十分重要。例如，他们的专门知识可为自愿国别评估筹备进程与普遍定期审议相关结果的后续行动之间建立相互联系提供支持。

13. 此外，特别代表办公室编写了一份自愿国别评估和会员国在 2022 年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上所作发言概述。这份概述从儿童保护的角度重点讨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如同《儿童权利公约》所载各项儿童权利相互依存那样。

14. 在从编写报告到在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发言的整个自愿国别评估过程中，特别代表注意到，一些会员国表示致力于优先考虑儿童的福祉和保护。然而，尽管许多人都谈及处境脆弱儿童的困境，但在采取行动对儿童给予保护和照料方面，所报告的情况则有限。她还提及联合国在国家一级为支持国家评估筹备工作而采取的全系统做法产生的积极影响。最后，特别代表办公室编写的概述将向会员国、联合国伙伴、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广为分发，其中指出，19 个会员国提及儿童和青年参与了国家评估进程。特别代表感到鼓舞的是，在通过这一进程提供投入和指导方面，会员国作出了回应并提供了支持。

15. 2022 年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主题是“摆脱 COVID-19 疫情，更好地重建，同时推进全面落实《2030 年议程》”。这次论坛为强调需要投资于对儿童和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跨部门综合保护和暴力预防提供了一次机会。特别代表是更好地重建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讨论会的牵头讨论者。她探讨了实现范式转变以终止暴力，实现真正以人和儿童为中心的发展的机会。在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特别代表、儿童基金会和民间社会伙伴推出了题为《预防暴力可带来红利：

为什么预防暴力侵害儿童现象具有经济意义》的宣传简报。⁹ 在此基础上，特别代表和卢森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于 2022 年 9 月召开了一次部长级会议，来自不同区域的会员国在会上就有必要投入资金，以便为实现《2030 年议程》预防和终止一切形式暴力交流了经验。

16. 特别代表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重点关注当前的气候危机，认为它会加剧危机，从而使儿童更加有可能遭受暴力侵害。¹⁰ 在与欧洲联盟共同主办的高级别会外活动上发布了一份补充宣传简报，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的区域组织和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参加了该活动。这份宣传简报概述将儿童权利和保护儿童免遭暴力侵害纳入应对气候危机行动的关键步骤。

17. 国家一级的倡导和咨询服务仍然是特别代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旅行限制的放松，她应各国的邀请，并与纽约和日内瓦的常驻代表团以及驻地协调员和区域及国家工作队密切合作，恢复了实地国别访问。这些访问是她与次区域、国家和地方三级利益攸关方深入接触的关键切入点，使她能够支持他们加速履行终止暴力侵害儿童现象的承诺；提倡投资于对儿童和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保护和暴力预防；并提倡会员国之间开展交流经验。

1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别访问邀请大幅度增加。特别代表感到十分荣幸的是，在这些国内活动中人们对她的看法表示关注并向她提供了支持。随着各国邀请的增加，她特别重视地域覆盖和平衡以及持续承诺和保证，包括与自愿国别评估和普遍定期审议进程以及人权条约监督机构相关的承诺和保证。还在考虑制定国家发展计划，法律改革和制定新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方面的机会，以及任务之下的一些主要专题领域，如剥夺自由、作出投资，终止暴力、儿童诉诸司法(包括社会正义)以及联系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处理暴力的预防和应对问题等。

19. 在国别访问期间，特别代表同以下人员和代表见了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相关部长；议员；国家人权机构的代表；民间社会行为者；社区和宗教领袖；地方主管机构；公共服务提供商；多边金融机构、公司部门和捐助界代表；媒体成员；以及儿童特别是面临极大暴力风险的儿童。在访问结束时，一般会在与国家主管机构和当地的联合国伙伴密切协调之下编制后续接触路线图或纲要。通过网上和面对面的后续行动，特别代表及其工作人员参与持续对话，回应国家和地方两级主要利益攸关方的技术咨询请求，交流有希望的做法，并设法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20. 自上次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以来，特别代表对奥地利、比利时、科特迪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冰岛、牙买加、摩洛哥、罗马尼亚、西班牙、越南进行了访问。她还对黎巴嫩进行了后续实地访问，并对菲律宾进行了视频访问。¹¹

⁹ 见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site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violence-prevention_dividend_final.pdf.

¹⁰ [A/77/221](#).

¹¹ 特别代表还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访问了西撒哈拉的达赫拉。她的访问不应被解释为对西撒哈拉目前或未来地位的表达任何政治观点。

21. 难民和移民儿童面临的危机，包括逃离乌克兰武装冲突和世界各地仍在发生的其他复杂危机的无人陪伴儿童的处境，是与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希腊、罗马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等国的多个伙伴以及乌克兰代表商讨的一个领域。特别代表强调，迫切需要为希腊境内的无人陪伴儿童建立具体机制，并在罗马尼亚采取快速保护反应举措。为修改法律以及制定和启动终止暴力侵害儿童现象的国家战略提供支持，是她在这些访问过程中积极参与的一个领域。例如，在西班牙，2021年通过了一个具有开拓性的综合法律框架，之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干预举措和决定，在这些干预举措和决定基础上将制定强有力的一揽子保护方案。同样，特别代表支持科特迪瓦批准保护街头儿童和青少年的国家战略。在她访问摩洛哥期间，讨论了国家儿童保护综合政策执行情况。

22. 在访问科特迪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塞俄比亚、牙买加、摩洛哥、罗马尼亚、越南期间，商讨的领域是终止儿童机构收容做法方面的进展和转向家庭式照料的必要性。这些领域讨论的问题包括需要建立一支强大、协调和训练有素的社会劳动力队伍，将资金、保护和护理服务以及机构收容的替代办法结合起来等。

23. 与会员国商讨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是有理由在证据基础上为儿童及其照料者投资于对儿童和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跨部门暴力预防和保护服务。在冰岛，在对投资于跨部门暴力预防和保护服务产生的高收益进行的分析的基础上，正在作出令人鼓舞的努力，以便为了儿童的福祉执行立法和政策。特别代表访问的所有国家都表示有意支持优先重视投资于对儿童和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跨部门保护和暴力预防，以产生高得多的收益。

24. 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之间的相互联系包含若干次访问涉及的跨领域问题和行动，包括极有必要终止家庭暴力、切割女性生殖器和童婚现象以及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权能。

25. 特别代表对暴力、COVID-19 疫情和人道危机对儿童精神健康和福祉造成的影响感到震惊，这是一个需要所有会员国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她与各区域不同儿童群体的会晤中，提出的主要关切之一是儿童面临的精神健康方面的严重挑战，以及他们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和获得适当服务方面面临的困难。特别代表欢迎并深切感谢比利时玛蒂尔德女王陛下和瑞典西尔维亚女王陛下在应对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方面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及进行的参与。特别代表承认，各地区处理儿童精神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的行动有所增加，但她深为关切地注意到，目前仍然没有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并确保没有一个儿童掉队而扩大这些服务的规模。

区域一级的接触

26. 特别代表继续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机制的合作，探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终止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儿童现象之间的联系。

27. 特别代表继续推动制定、实施和监测与保护儿童免遭暴力侵害有关的区域计划和框架，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消除暴力侵害儿童现象区域行动计划》和《欧洲委员会儿童权利战略(2022-2027年)》等。她还就与保护儿童及其权利有关的各种立法举措与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委员会进行了接触。特别代表支持将儿童的保护和参与纳入区域一级《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自愿国别评估进程的实施工作，例如为此利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自愿国别评估实践群体。

28. 特别代表利用她与区域和次区域机制的接触，集中关注与所涉区域特别相关的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就此交流经验。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的活动。在这方面，特别代表参加了第九次非洲儿童问题国际政策会议：非洲的气候变化和儿童权利——影响和问责。她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气候变化是一个使暴力侵害儿童的威胁倍增的因素，这是她向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的重点。¹² 此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期间，她在于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儿童参与气候行动的权利”的互动会议上作了发言。她还谈及冲突、气候危机和持续的人道危机造成的儿童流离失所问题的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童婚和切割女性生殖器官；流动儿童面临的暴力和歧视；以及儿童诉诸司法等问题。

29. 特别代表与区域伙伴共同努力，开发和传播处理暴力问题的实用工具。其中包括与阿拉伯儿童与发展理事会、阿拉伯海湾发展方案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编写了一本纠正阿拉伯媒体存在的关于儿童的负面言论和形象的指南。另外，在区域阿拉伯女童峰会期间发布了一份关于网络暴力对儿童和青年的影响的报告。

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合作

30. 特别代表作为暴力侵害儿童问题机构间工作组主席，定期召集会议，与联合国伙伴交流信息和执行联合路线图。此外，她还就具体主题召集举行会议，最近的一次会议专门讨论通过与体育联合会接触，加强体育运动中的儿童保护机制。正在继续努力，争取在 2023 年初之前制定秘书长关于将儿童权利纳入主流的指导说明。

31. 特别代表深化了她与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有力协作，发表了联合声明，并设法就与三项任务相关的局势进行联合倡导。这些工作涉及因乌克兰冲突而被贩运或失踪的儿童。这三位任务负责人交流国别访问信息，设法确保针对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持续不断的暴力问题采取互补行动。

32. 特别代表动员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伙伴，发布了一份联合宣传简报，呼吁会员国保护危机时期流动中的儿童的权利。这份简报以从世界各地以往和当前的危机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概述旨在为应对今后类似危机的行动提供指导的原则，借助各联合国实体的专门知识和任务，并为采取综合应对举措提供了一份路线图。

33. 特别代表作为打击贩运人口机构间协调小组的成员，在 2022 年参加了一些联合举措并为一些联合提交材料提供了投入。其中包括在“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国和利益攸关方利用技术制止贩运，并呼吁采取行动防止和打击人道危机和冲突中的贩运。¹³ 2023 年，特别代表将与国际移民组织一道，担任打击贩运人口机构间协调小组联合主席，同时将强调需要放大儿童的声音，倡导终止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儿童现象，包括贩运儿童。

¹² [A/77/221](#).

¹³ 分别见 https://icat.un.org/sites/g/files/tmzbd1461/files/publications/icat_statement_wdat_2022.pdf；以及 https://icat.un.org/sites/g/files/tmzbd1461/files/publications/icat_call_to_action.pdf。

34. 特别代表与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一道,加强了在儿童在线保护方面的合作,强调数字环境对儿童保护和福祉的关键作用。技术投入在为决策者开发关于儿童在线保护的电子学习培训模块方面提供了支持;还起草了关于体育组织中儿童在线保护的倡议,目的是为各种体育组织提供切实指导。特别代表还与秘书长技术问题特使接触,探讨如何提倡将儿童权利和保护纳入拟议的全球数字契约。

35. 在儿童的网上福祉方面提倡让儿童参与,是与国际电联和其他联合国伙伴合作的另一个关键领域。特别代表办公室与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合作,请会员国让儿童参与就《教育变革青年宣言》起草工作进行的协商,该宣言在教育变革峰会期间提交。特别代表还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会议第十五届会议期间为“新一代领导人: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及其在 COVID-19 之后的声音”高级别活动提供支持,并参加了这项活动。活动期间发布了《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宣言》。

36. 特别代表感到鼓舞的是,正在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展合作,尤其是正在努力制定一份联合路线图,以便在方案工作中更加重视针对儿童的暴力和其他犯罪。在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接触中,特别代表侧重于提高认识和动员采取行动,以处理针对儿童的性暴力问题。她还在保护儿童,使其免受网上性剥削和性虐待、免遭贩运和其他针对儿童的犯罪侵害,以及提倡加大儿童受害者保护力度方面,设法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开展强有力的合作。

与民间社会和信仰组织密切合作

37. 特别代表继续通过最新情况通报、联合和补充性倡导、活动和运动,以及利用国家访问,经常与地方、区域和全球民间社会组织、儿童和青年主导的组织和信仰组织进行接触。这一联合行动的目的是保持保护儿童免受暴力侵害方面的势头,说明为什么有必要投资于暴力预防,并将儿童权利纳入主流,对儿童权利进行监测。

38. 特别代表协助开发了一个幼儿期精神培养工具包,并参与了该工具包的推出。该工具包的推出恰逢“为儿童祈祷和采取行动世界日”。¹⁴她还与包括信仰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行为者合作,支持设立“预防儿童性剥削、虐待和暴力,使受害者康复世界日”。在国别访问期间,特别代表继续提倡与社区和宗教领袖密切接触以实现持久变革,包括为此利用黎巴嫩的 Qudwa 倡议和 Adyan 网络、摩洛哥穆罕默德学者联盟以及乍得的宗教间交流平台。在国家一级,特别代表在与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的合作和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与童子军进行接触。

让儿童和青年参与

39. 特别代表提倡建立一种让儿童进行有意义和有代表性的参与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儿童作为与其安全和福祉有关的所有事项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同时也是建立综合保护制度的行为者和变革推动者。一个优先事项是弥合采取行动的儿童与决策者之间的差距,并为儿童与决策者和联合国官员的互动创造空间。为支持

¹⁴ 见 <https://childspiritualdevelopment.org/prueba/>。

这项工作，特别代表办公室开发并散发了一些资料，目的是让联合国实体和会员国提倡编写儿童友好型报告并为直接与儿童接触创造空间。

40. 2022 年，特别代表利用出席人权理事会和大会届会的间隙，与数百名儿童进行了交流，向他们介绍了特别代表报告的儿童友好版本，并同参加交流的儿童讨论了这些版本。在她与理事会和大会的互动对话中，这些交流的结果已转达给这两个机构。

41. 特别代表利用出席大会届会的间隙，为儿童举行了气候危机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情况介绍会。在此之后，特别代表办公室为儿童事务人员开发了一些资料，包括儿童友好型资料、视频和儿童关于气候危机的信息，并与全球各国教育部分享了这些资料。

42. 特别代表提倡利用体制手段确保儿童有意义地参与政府主导的行动，包括让儿童参与制定、实施和监测影响其生活的政策、方案、服务或立法的途径。她邀请会员国交流关于它们如何建立儿童参与的体制模式的信息。初步信息表明，与儿童有关的部委或附属于政府机构的儿童咨询小组是纳入儿童参与的最受欢迎的手段，其次是将儿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其他形式的协商。通常，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提交的定期报告为会员国提供了纳入儿童意见的机会。

4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代表在国别访问期间以及特别代表办公室或儿童自己组织的互动对话过程中，与 1,000 多名儿童直接接触。这些接触包括与街头儿童、童工、难民和移民、女童和机构中的儿童建立联系。

44. 特别代表办公室发起了题为“让我们来告诉世界”的数字运动，鼓励儿童告诉他人他们为使世界更安全、更绿色、更美好、更包容而采取的行动。该运动收到了 100 多项新举措的信息，这些信息将被添加到该办公室的数字参与图中。该图目前包括来自 90 个国家的 260 多个参与实例，这些实例涉及儿童如何相互支持，还涉及儿童如何就以下问题提高认识和进行倡导：心理健康、同伴暴力、网上暴力、错误信息、欺凌、性暴力、贩运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暴力、气候变化、贫困、可持续发展。

三. 终止剥夺儿童自由现象

45. 特别代表作为联合国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工作队主席，继续按照大会授权，与会员国、非政府组织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全球研究小组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以终止剥夺儿童自由现象。¹⁵

46. 防止和终止剥夺儿童自由现象既是一项紧迫的工作，又是一项可以做到的工作。正如特别代表在提交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前几份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会员国采用基于儿童权利的替代解决方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提高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确保实行对儿童和性别有敏感认识的司法审判，以及更好地利用技术和其他创新以确保和增加儿童诉诸司法的机会等方面，也取得了进展，这些是《2030 年议程》执行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特别代表在进行国别访问和就自愿国别评估

¹⁵ 见大会第 75/185 号决议。

同各国接触的过程中，就终止一切形式的剥夺儿童自由现象提出了具体建议，同时敦促优先考虑采取基于儿童权利的替代办法和解决方案以及去机构化做法。

47. 2022年5月，在举行国际移民问题审查论坛之际，工作队与会员国合作，使儿童权利在成果宣言中占据核心位置。国际移民问题审查论坛《进展宣言》专门提及儿童权利，以加强《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执行，还提及终止将移民儿童拘留的做法的步骤，从而推动保护和尊重儿童最佳利益的努力。

48. 工作队在国际移民问题审查论坛期间提交了一份联合保证书，目的是为《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特别是关于终止将儿童移民拘留做法的目标13的执行提供支持。通过这一承诺，工作队致力于：开展基于证据的倡导工作，动员主要利益攸关方终止将移民儿童拘留的做法；支持成员国禁止这种做法；支持数据收集和推广有希望的做法；在决定移民儿童的最大利益方面放大他们的声音。

49. 2022年11月，由于特别代表在提倡终止将移民儿童拘留做法和为此动员会员国和主要利益攸关方方面发挥的作用，她应邀成为联合国移民问题网络拘留替代办法工作组成员。此外，特别代表办公室与非政府组织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全球研究小组一起，在毛里塔尼亚共同组织了一次儿童司法和剥夺自由问题全球论坛。这次论坛旨在就终止这种侵权行为方面有希望的做法和仍然存在的挑战进行交流。

50. 特别代表感谢墨尔本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科廷大学共同牵头开展关于被剥夺自由儿童的健康权问题的重要学术研究，以便为工作队的倡导提供支持。

四. 数字环境中的暴力侵害儿童现象

A. 多种风险

51. 据估计，全球三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的年龄在18岁以下。数字环境可以为实现儿童权利提供新机会，但它也带来了这些权利遭受侵犯或践踏的风险。儿童面临的在线风险可能包含不同形式的暴力和伤害，这些暴力和伤害有：网络欺凌和骚扰；在线性剥削和性侵害；接触暴力和色情内容；唆使他人自杀和自残；仇恨言论；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贩运和偷运；招募加入犯罪、武装或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经济剥削；营销有害或不当商品和服务；诈骗和身份盗窃等。¹⁶ 儿童在网上可能接触多种形式的暴力，这些暴力往往与线下的暴力经历有关。¹⁷ 因此，特别代表认为，在设法到2030年终止暴力侵害儿童现象方面，需要特别关注保护儿童免遭数字环境中的暴力侵害问题。

52. 尽管现已确定，儿童在数字环境中面临多种风险，但一个依然存在的问题是关于该环境中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全球综合数据缺乏。为进一步了解此类暴力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已经采取了一些令人欢迎的步骤，然而在就不同类型的网上暴力开展的研究的数量方面存在差异，有些形式的暴力，如网络欺凌和性暴力等，

¹⁶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2021年)。

¹⁷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at Works to Prevent Online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Geneva, 2022).

受到的关注多于其他形式。尽管依然存在一些空白，但关于儿童在网上遭受暴力侵害和伤害的现有数据令人震惊。

53. 在国际研究进行的元分析中，15%的儿童报告了遭受网络欺凌情况。¹⁸ 网络欺凌的实施者本人更可能成为受害者，线上和线下的施害和受害高度相关。总体而言，男童比女童更可能成为施害者或受害者—施害者。女童往往比男童更容易因外貌、体重或性取向而成为目标，并且更可能遭受基于性别的骚扰、排斥或名誉损害。遭受网络欺凌与身体或发育残疾，同单亲生活在一起，认为学校环境差和社交焦虑，包括担心受到同伴的负面评价有关。网络欺凌受害还与许多外部化行为有关，¹⁹ 包括自残、使用药物、观看自杀和自残相关内容以及更频繁地使用手机或互联网。目睹网络欺凌，即使目击者不是施害者或受害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对儿童的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54. 2021年，国家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中心(美利坚合众国)收到来自世界各地2,930万个儿童性侵害和性剥削报告，比2020年增加35%。²⁰ 在13个国家实施的破坏性伤害研究项目估计，仅在过去一年，至少有1%至20%的儿童遭受网上性剥削和性侵害。从使用互联网的儿童总人数来看，这些估计数相当于数万或数百万儿童，视国家而定。²¹ WeProtect全球联盟开展的研究显示，在儿童遭受性伤害的比率方面，女童(57%)高于男童(48%)。现已清楚证明，童年时期遭受性暴力会造成破坏性影响。²² 依靠技术实施的侵害会给儿童造成更多问题，这些问题与控制、描述侵害的材料持续性、勒索、再次受害和自责有关。²³

55. 全球儿童在线研究倡议根据在四个区域11个国家开展的调查结果，对在线暴力侵害儿童现象的不同方面包括接触有害和不当内容作了讨论。²⁴ 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儿童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看过与身体自我伤害有关的在线内容。与自我伤害相比，儿童看过与自杀有关的网上内容的可能性略低，在所有被分析的国家中，不到20%的儿童报告看过关于自杀的网上内容。与接触自我伤害或自杀内容相比，儿童接触仇恨内容更为常见。有证据显示，网络仇恨针对的主要是种族、性取向、宗教、国籍或移民身份、性别和政治主张。关于接触暴力或性内容，过去一年中，不到40%的儿童浏览过人们谈论或展示残忍

¹⁸ 同上。

¹⁹ Mariya Stoilov, Sonia Livingstone and Rana Khazbak, “Investigating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in a digital world: a rapid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children’s internet use and outcomes”, Innocenti Discussion Papers, No. 2020-03 (Florence, Italy,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 (Innocenti), 2021).

²⁰ 见 <https://www.missingkids.org/gethelpnow/cybertipline/cybertiplinedata>.

²¹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 (Innocent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and in-person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Disrupting Harm Data Insight, No. 6 (Global Partnership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22).

²² UNICEF, *Ending Online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Lessons Learned and Promising Practice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New York, 2021).

²³ Catherine Hamilton-Giachritsis and others, *Everyone Deserves to be Happy and Safe: A Mixed Methods Study Exploring how Online and Offline Child Sexual Abuse Impact Young People and how Professionals Respond to it* (London,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2017).

²⁴ Sonia Livingstone, Daniel Kardefelt Winther and Mariam Saeed, *Global Kids Online Comparative Report* (Florence, Italy,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 (Innocenti), 2019).

或暴力画面的网站或看过色情图像。在男童中，接触色情制品与性攻击行为和在网上持消极态度之间存在着联系。经发现，幸福度和生活满意度较低与接触宣扬自我伤害和自杀的内容、血腥或暴力内容、性内容和仇恨言论有关。²⁵

56. 总体而言，全球儿童在线的研究显示，如果儿童在网上接触了仇恨言论或性内容，受到了伤害，或与他们初次在网上遇到的人实际见面，他们更有可能在过去一年中感到不安。经发现，看视频、玩游戏或在线交际与儿童心烦意乱的可能性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然而，如果活动让儿童接触到某些内容或行为，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会扰乱他们的心绪。²⁶

57. 毒品和犯罪办公室指出，贩运者利用技术来物色、吸引、控制和剥削受害者。他们还利用互联网，特别是利用暗网，对调查人员隐瞒与贩运有关的非法材料及其真实身份。²⁷ 欧安组织指出，互联网使得人口贩运市场得以扩大，使罪犯能够更有效地运作，并扩大其满足需求的范围。²⁸ 当儿童被跨境转移时——正如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流离失所表明的那样——这种风险会成倍增加。

58. 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利用数字环境招募和利用儿童。毒品和犯罪办公室指出，互联网上的动画片、电脑游戏和其他互动媒体是专门为吸引儿童而设计的，通过引导和有针对性的广告技巧来接近儿童。²⁹ 数字环境也扩大了在旅行和旅游中接触剥削和虐待的潜在受害者的机会，罪犯越来越能够分享信息，与儿童、中间人以及相互接触。另一个主要关切是，在网上表达观点和表明身份的儿童可能面临威胁、敌意和惩罚。

59. 儿童在网上时可能会接触到有害物品，如武器或毒品，或有害服务，如赌博等。对儿童在线隐私的威胁也可能来自公共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进行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处理，以及身份盗窃等犯罪活动。一项针对 19 个国家进行的欧洲调查发现，11% 的 9 至 16 岁青少年经历过个人信息或密码被滥用或数字身份被盗的情况。

60. 2021 年发表的一篇简要评述列出了证据，说明目前已知的儿童在网上遭受暴力和伤害的情况，以及如何最好地推进该领域的研究。³⁰ 研究发现，在网上易受攻击的儿童更有可能在网上易受攻击，而网下的保护因素可以减少暴露在网上的风险。尽管有些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容易受到攻击，但这种易受攻击程度因在线风险的类型而异。例如，大龄青少年；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性别奇

²⁵ Stoilova, Livingstone and Khazbak, “Investigating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in a digital world”.

²⁶ Livingstone, Kardefelt Winther and Saeed, *Global Kids Online*.

²⁷ 见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10/1104392#:~:text=Traffickers%20abusing%20online%20technology%2C%20UN%20crime%20prevention%20agency%20warns,-30%20October%202021&text=Human%20traffickers%20who%20trick%20people,step%20of%20the%20criminal%20activities>.

²⁸ 见 <https://www.osce.org/cthb/51414.1>.

²⁹ UNODC, *Handbook on Children Recruited and Exploited by Terrorist and Violent Extremist Groups: The Role of the Justice System* (Vienna, 2017).

³⁰ Stoilova, Livingstone and Khazbak, “Investigating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in a digital world”.

异+儿童；以及较为贫困者更有可能参与“性短信”行为，成为“性勒索”受害者。女童更有可能成为网上性诱惑、胁迫性短信和网络约会暴力的受害者。此外，经历一种在线风险的儿童更有可能经历其他形式的风险。例如，网络欺凌方面的受害和施害与儿童更多地接触负面在线内容和网络约会暴力有关。网上性诱惑与接触网上色情，在网上发布个人信息或图片，在社交媒体上与陌生人接触，与陌生人发色情短信和视频聊天有关。

61. 总体而言，需要更强有力、高质量和可比的研究，更好地体现儿童环境的多样性，更好地了解儿童的数字生态。³¹ 目前，多数研究研讨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来自全球北方的儿童的经历。青少年和全球南部的证据很少。需要以儿童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来补充最近的证据，因为在儿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方面，目前的了解仍然不足。需要更多证据，以便熟悉导致伤害的风险类型，了解哪些儿童更为脆弱，明确对儿童发展和福祉的长期影响。

B. 虽然采取了多项行动，但这些行动仍然不够

62. 多项国际和区域文书可为打击网上暴力侵害儿童现象的行动提供指导和支持。³² 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关于数字环境中的儿童权利的一般性意见中，阐述了《公约》缔约国可据以处理保护儿童的在线权利包括免受一切形式暴力侵害的自由的框架。³³

63. 委员会概述了全面应对措施的要害，包括使国家立法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将儿童在线保护纳入国家儿童保护政策；确保适当的提高认识和培训举措；确保企业履行尊重儿童权利、防止儿童权利遭到侵犯以及就此种侵犯予以补救的责任；确保调查针对儿童的网上犯罪、支持受害者和诉诸司法；确保国家人权机构和其他适当的独立机构的任务涵盖数字环境中的儿童权利。

64. 为处理网上暴力侵害儿童现象，已经在全球一级大力动员。2021年巴黎和平论坛通过了维护数字环境中儿童权利的国际呼吁，随后在2022年论坛上启动了儿童在线保护实验室。³⁴ 该实验室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将确定、评估和开发具体的解决方案，使儿童能够安全地使用数字工具，并从他们的全部潜力中受益，同时防止在线滥用。2021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创建了全球数字安全联盟，以加速公私合作应对网上有害内容。国际电联牵头的“儿童在线保护倡议”制定重要的建议和指南，以支持为儿童和青年创造安全和赋权的在线环境的努力，特别是通过针对儿童、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行业和政策制定者的2020年儿童在线保护准则。

65. 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将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国际组织和其他实体聚集在一起，应对特定形式的网上暴力。WeProtect全球联盟致力于制定政策和解决方案，处理网上对儿童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包括为此落实其示范性国家

³¹ 同上。

³² UNICEF, *Legislating for the Digital Age: Global Guide on Improving Legislative Frameworks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Online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New York, 2022).

³³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2021年)。

³⁴ 见 <https://parispeaceforum.org/en/press/fifth-edition-recap-and-10-new-scale-up-projects%EF%BD%9Cpress-release/>.

应对举措。³⁵ 采取行动处理基于性别的网上骚扰和侵害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推进政策，增加方案编制和扩大证据基础，以更好地预防和应对整个生命过程中由技术推动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也有一些重要的伙伴关系正在聚集或关注特定的利益攸关方群体，包括在执法、科技公司、热线和金融机构等领域。

66. 在应对网上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特别是性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方面，有着良好的规范基础、广泛的指导和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动员。然而，迄今所做的努力尚未产生所需的结果，而且无法与数字世界和儿童接触数字世界方面的快速变化保持同步。要充分应对儿童在网上面临的各种风险，需要领导作用，还需要生态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做出更大的承诺。

C. 须将预防作为优先事项

67. 虽然必须加强对出现的网上暴力侵害儿童案件的应对措施，但这绝不能影响尽最大可能降低风险的必要性。

68. 这意味着确保刑法适当处理一切形式的网络暴力和针对儿童的犯罪。关于对儿童的性剥削和性虐待，必须填补法律框架在禁止儿童性虐待材料、直播、色情和诱导，包括通过使用社交网络平台和在线游戏方面的空白。³⁶ 还必须禁止恐怖主义或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在招募儿童时以及在贩运儿童的情况下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³⁷ 各国还应通过法律禁止出于商业目的，根据儿童实际或推断特征的数字记录，对任何年龄的儿童进行貌相或以其为目标。

69. 必须根据儿童权利原则处理同伴暴力事件。有些形式的网上同龄人暴力，如大多数网络欺凌案件，虽然有害，但原则上不应被定为刑事犯罪，而应通过不同手段解决。如果针对儿童的网上犯罪是由其他儿童实施的，各国必须尽一切努力创造和使用刑事司法对策的替代办法。儿童拥有和/或在本人同意情况下分享自己制作的性材料——这些材料仅供本人使用——不应被定为犯罪。³⁸

70. 为确保企业采取预防行动，国家应采取措施，确保企业遵守义务，防止其网络或在线服务被用于导致或助长侵犯或践踏儿童权利的行为。这些措施可包括制定、监测、实施和评估立法、法规和政策。

71. 儿童权利委员会强调，缔约国应要求企业部门履行儿童权利尽职调查，并执行监管框架、行业守则和服务条款，在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工程、开发、运营、分销和营销方面遵守道德、隐私和安全的最高标准。委员会呼吁缔约国在儿童使用的数字服务和产品中要求高标准的网络安全、隐私设计和安全设计，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针对他们的犯罪的风险。

72. 现实在于，纯粹自愿的做法是不够的。现在是时候反思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模式了，其中许多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选择——也没有被要求——优先考虑儿童权利或安全。虽然一些公司在使其产品和平台安全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整个

³⁵ 见 <https://www.weprotect.org/response/>.

³⁶ UNICEF, *Legislating for the Digital Age*. See, for example, the Penal Code of Argentina, Law 11.179, article 131, and the Cybersecurity Act, 2020, of Ghana.

³⁷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

³⁸ 同上。

行业的方法非常不一致。此外，要求为儿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确保使用安全，是对其他行业提出的一项核心要求。各国应该为网络世界制定安全标准和法规，这些标准和法规应当与它们为线下实体世界制定的标准和法规相媲美。

73. 这些要求的例子实际上是存在的。关于通过设计确保安全，澳大利亚电子安全专员在广泛征求行业、儿童和青少年、父母和监护人的意见之后，为技术公司制定了一个框架。这种做法认识到有必要主动和有意识地考虑用户安全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标准的风险缓解和开发流程，而不是在出现在线危害或损害发生后再考虑安全因素。³⁹

74. 一些辖区已经实行或正在考虑实行年龄验证或年龄保证做法，以限制儿童接触可能有害但不违法的不适合年龄的内容，如露骨的性或暴力内容。⁴⁰ 这是侧重预防的有效对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旨在保护儿童免受不适合其年龄的内容影响的基于年龄或基于内容的系统应符合数据最小化原则。⁴¹

75. 企业儿童权利尽职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进行儿童权利影响评估并向公众披露评估结果，同时考虑到数字环境对儿童产生的不同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影响。⁴² 一些会员国已经出台或计划出台立法措施，要求在线平台定期进行风险评估，评估重点是其服务对儿童权利的任何负面影响，并相应要求通过根据需要调整服务或平台来减轻任何已确定的风险，同时还要求体现透明度。⁴³ 这种透明度必不可少，因为它可以突出表明安全做法和报告中存在的缺陷，哪些方面需要强制执行，以及不同公司在行动程度上存在的差异。⁴⁴ 重要的是，负责确保行业执行此类儿童权利尽职调查措施和确保监督的监管机构也有权支持和指导在线服务和平台履行这方面的义务。

76. 在识别和处理涉及针对儿童的在线暴力的非法材料或内容时，应要求企业建立“通知和删除”程序。一场活跃的辩论的重点是讨论如何超越通知和删除做法范围，让科技公司主动找出非法内容或材料，尤其是联系对儿童进行性剥削和性侵害问题这样做。目前，一些科技公司正在主动找出、识别和自愿报告此类内容。

77. 主动使用工具来寻找这种材料，提出了这种做法对使用服务或平台者的隐私的影响问题。保护个人隐私至关重要，但儿童——尤其是遭受网络暴力侵害的儿童的隐私——必须时刻受到保护。现实情况是，如果不积极主动地搜索非法内容，公司仍将对大量此类材料和内容视而不见，而且执法和儿童保护机构也因此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严重犯罪将不为人所察觉，因而无法识别受害儿童或向其提供支持。这一问题一个方面涉及如何将检测针对儿童的网上犯罪的技术工

³⁹ 见 <https://www.esafety.gov.au/industry/safety-by-design>.

⁴⁰ 例如，见 the age-appropriate design code introduc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https://ico.org.uk/for-organisations/guide-to-data-protection/ico-codes-of-practice/age-appropriate-design-code/>) and in California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2120220AB2273).

⁴¹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

⁴² 同上。

⁴³ 例如，见菲律宾共和国第 11930 (2022)号法令以及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22/2065 号条例。

⁴⁴ 见 <https://apo.org.au/node/321193>.

具应用于加密材料或内容。为确保为儿童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同时确保有适当的隐私保障措施，应授权国家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确定哪些技术工具适合于主动识别针对儿童的网上犯罪，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使用这些工具应构成公司确保其服务或平台对儿童安全的义务的一个方面。

78. 有必要承认行业在开发技术工具处理网上暴力侵害儿童问题方面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更加需要继续与业界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以确定解决方案，处理网上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性质不断变化这一问题并应对持续存在的挑战。这些挑战有：科技公司在免费提供的工具的使用上缺乏连贯一致性；在确保与执法部门迅速有效合作方面存在缺陷，而且由于其中一些工具被作为专有技术保有，出现了一些障碍。

D. 确保采取以受害者和幸存者为中心的做法

79. 儿童在诉诸与数字环境有关的司法方面面临特殊挑战。出现这些挑战的原因在于：对相关的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实行制裁的立法缺乏；在获得证据或确定行为人方面存在困难；儿童和提供照料者对儿童权利的了解缺乏。如果儿童须披露敏感或私密性网上活动或者担心遭到同伴报复或社会排斥，那么可能会出现更多挑战。

80. 这些挑战与前面提及的与破坏性危害相关的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相吻合。这项研究找出了诉诸司法方面的一些障碍。这些障碍有：举报后定罪面临许多障碍；有大量儿童和照料者提起诉讼，但法院从未受理这些诉讼；儿童和照料者面对的是复杂、不熟悉的技术语言，目睹的是因儿童年龄而不宜进行的讨论，面临以母语以外的语言进行的诉讼；许多国家或城区以外地区复苏所需的全面和持续支持缺乏。重要的是，赔偿非常罕见。⁴⁵

81. 各国必须确保对针对儿童的网上犯罪进行调查，并为受害儿童和幸存者提供补救和全面支持。⁴⁶ 各国应当处理数字技术的使用如何可能便利或阻碍对侵害儿童的犯罪进行调查和起诉这一问题，并采取一切现有的预防、执法和补救措施，包括与国际伙伴合作。各国应当就尤其与数字环境相关的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向执法人员、检察官和法官提供专门培训，包括为此开展国际合作。

82. 此外，有必要使儿童及其照料者能够通过国家人权机构和其他国家机构，包括负责健康和卫生、数据保护和消费者权利、教育、广告和营销事务的机构或机关，切实利用便于儿童使用的网上暴力投诉机制。企业也应当制定便于儿童使用的投诉程序。⁴⁷

⁴⁵ ECPAT International, “Access to justice and legal remedies for children subjected to online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Disrupting Harm Data Insight*, No. 3 (Global Partnership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22).

⁴⁶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2021 年)。

⁴⁷ 同上。例如，见 the role of the Online Safety Commission of Fiji, established in the Online Safety Act 2018。

E. 儿童是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

83. 各级决策者都必须增强儿童的权能，倾听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观点。数字世界为儿童更大程度地全面参与打击网络暴力现象的努力打开了大门。儿童自己报告说，数字环境对他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为他们在影响到他们的事务中发表意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机会。

84. 首先，儿童必须掌握确保自己在网上的安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世卫组织开展的防止网上暴力侵害儿童现象的有效方法的审查发现的有力证据证明，对儿童进行预防教育是行之有效的做法。这项审查还明确了有效做法的主要组成部分。⁴⁸ 审查指出，预防方案应以综合方式应对各种网上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既要重视各类暴力，又要重视线下形式的暴力。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增强儿童和照料者的权能并对其进行教育很重要，但这决不能造成转而由儿童自己负责确保其安全的结果。

85. 儿童也在越来越多地采取行动，通过数字环境建立相互联系，相互提供支持。正如特别代表办公室的数字参与图所概述的那样，儿童和青年正在创建内容，并利用数字平台提高对预防暴力、基于性别的暴力、同伴暴力、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精神健康和错误信息等许多主题的认识。他们还开展数字扫盲和能力建设运动，包括与脆弱儿童和难以接触到的儿童一起开展活动。这突出表明，有必要为儿童提供安全并起到赋权作用的空间和机会，以使他们能够继续充当积极变革的推动者。

86. 当儿童和青年面临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时，他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网络世界，包括求助热线、热线、咨询服务和暴力报告系统等。2022年2月，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国际电联发起了“在线参与保护倡议”。这是一项跨部门合作倡议，旨在更好地了解儿童和青年如何利用数字平台来改善安全状况。⁴⁹ “在线参与保护倡议”通过一项网上调查，已开始了解通过在线手段为儿童和青年提供支持的保护服务情况，并已收到来自118个国家的近4,000个实例。例如，初步结果显示，各国政府、联合国实体和卫生部门在运行在线保护支持系统方面采取了合作方式。这些服务提供有关儿童和妇女问题的信息，为暴力、伤害或剥削事件的举报提供便利，并提供咨询或建议。这项摸底工作还表明，儿童和青年与卫生和社会工作者一道，负责提供支助。处理的主要问题有：身体暴力、网络暴力和武装冲突，其次是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欺凌、性暴力和性剥削。这一举措将把摸底结果与行业、儿童求助热线以及儿童和青少年自身吸取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并就如何实施或改善这些服务提出建议。

五. 展望

87. 鉴于COVID-19疫情和多种仍在持续危机造成的影响，在各种环境中遭受暴力侵害的儿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不过，现在仍有可能加快努力实现《2030年议程》的目标，并终止暴力侵害儿童现象。

⁴⁸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at Works to Prevent Online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⁴⁹ 关于该倡议和合作伙伴名单，详见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content/pop>.

88. 人力和经济成本都会相当大，但投资于儿童保护、发展和福祉的经济效益更大。所有国家都迫切需要全力支持加强统筹协调、对儿童和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保护和预防暴力系统，这个系统将儿童及其权利置于中心位置。特别代表极为高兴地看到，人们关注有必要投入资金以终止一切形式暴力，这在不同区域的许多国家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这些经验应当得到支持和进一步推广。

89. 如上所述，现在尤其需要处理数字环境中针对儿童的各种形式的暴力和犯罪问题，这是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的广泛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儿童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数字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儿童上网，而且年龄越来越小，这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关于如何以儿童权利为基础处理这些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应对，现在已经有了指南。采取协调行动所需的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已经结成，各国、民间社会、业界、学术界和其他实体参与了这一伙伴关系。然而，在这一关键时刻，这并没有按照所需规模和速度转化为行动，以便及时、恰当应对儿童在数字环境中面临的威胁。此外，一些新的工具和选项正在得到开发，但同时缺乏从一开始就处理风险，能够缓解风险的恰当的框架。

90. 要处理数字环境中的暴力问题，就需要对在线暴力和伤害有一个广泛的认识。尽管人们知道，性暴力是一种主要的侵权行为，是一种需要有效和迅速处理的犯罪，但数字环境中暴力侵害儿童的行为有多种形式，所有这些形式的暴力都会对儿童的一生产生破坏性影响。不同形式的暴力会同时发生，并且往往与线下的暴力密切相关。此外，在数字环境之外十分脆弱的儿童在网上也更容易受到伤害。为此，有必要强调保护框架在应对数字环境之外的暴力风险和驱动因素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人们在处理儿童的网上保护问题时，往往没有将其与广泛的预防和暴力侵害儿童现象的行动相结合。

91. 许多国家和地区目前关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辩论十分重要，值得认真考虑。然而，儿童——特别是遭受网上暴力侵害的儿童的隐私——必须受到保护，必须确保首先将他们视为受害者而对其加以保护。行业在确保服务和平台对儿童来说安全方面采取自愿做法，这是不够的：必须在儿童权利原则基础上实行更强有力的监管。颁布立法和规章需要时间，但与此同时，儿童在数字世界面临的风险迅速出现并迅速蔓延，因此，信通技术行业负有特殊责任。信通技术行业在减轻数字技术对儿童的负面影响方面处于独特地位：它们必须将儿童放在第一位，并将儿童享有安全和保护的权利纳入经营模式。

92. 特别代表将继续提倡需要加强法律和监管环境，以确保儿童在网上的保护和隐私，包括联系《全球数字契约》的制定和一项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面国际公约的拟定这样做。

93. 投资于儿童还意味着让他们参与处理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儿童越来越多地站在争取实现积极、可持续的社会变革以及实行有效预防和保护以防范暴力的许多举措的前沿，包括在数字环境中。投资于增强所有环境中所有儿童的权能——无论其地位如何都一视同仁——包括为此让儿童积极参与，不仅可以为儿童而且也可以为整个社会创造巨大收益。